

中国小说 年度佳作2013

杨晓敏 秦俑 主编

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2013^年

中国微型小说排行榜

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 选编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2013年中国微型小说排行榜 / 微型小说选刊编. --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3.12

ISBN 978-7-5500-0831-1

I. ①2… II. ①微… III. ①小小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88846号

2013年中国微型小说排行榜

微型小说选刊编

出版人 姚雪雪

责任编辑 陈永林

书籍装帧 方 方

制 作 周璐敏

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9楼

邮 编 330038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

开 本 850mm×1168mm 1/16 印张 22

版 次 2013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 数 350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5500-0831-1

定 价 36.00元

赣版权登字 05-2013-387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邮购联系 0791-86895108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j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- | | | | |
|---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1 冯骥才 | 酒 婆 | 32 孙春平 | 动 机 |
| 4 贾平凹 | 乡村纪实 | 36 吴念真 | 重 逢 |
| 6 梁晓声 | 哥哥的心事 | 38 古保祥 | 晚上11点的6路公交 |
| 9 迟子建 | 那盏叫父亲的灯 | 41 张 森 | 双 花 |
| 12 毕淑敏 | 你有病 | 44 蓝雪冰儿 | 长不大的孩子 |
| 16 林清玄 | 捡到一条旧鞋带 | 47 李 显 | 飞翔的帽子 |
| 19 梁晓声 | 玉顺嫂的财富 | 51 凌鼎年 | 有一种惩罚叫表扬 |
| 23 谢友鄞 | 在异乡碰到老嗑 | 54 乾 悦 | 牧师的银矿 |
| 26 聂鑫森 | “宝物”圆月桌 | 57 许家裕 | 谁都有秘密 |
| 29 沈石溪 | 撒换哨猴 | 60 陈 俊 | 斑马迪露 |

63 | 李代金 爱的直线
66 | 刘国芳 你还是别做声吧
69 | 弧笑弦 我是爸爸, 再见
73 | 谢素军 捉迷藏
76 | 刘建超 王二旦喊吧
79 | 宗利华 床
82 | 陈力娇 我们爱狼
85 | 橡皮 穿裙子的少年
88 | 木千容 藏在柳树洞里的夏天
90 | 江泽涵 天下无敌
93 | 郝明义 时间的礼物
96 | 周海亮 手心朝下
99 | 谢志强 哭, 哭吧
102 | 常聪慧 通往梦城的火车
105 | 刘江波 禽兽不如
108 | 安 谅 夜半歌声

110 | 陈 毓 蚰 蚰
113 | 吴培利 亲爱的声音
116 | 韦 名 梨花开时
119 | 冷清秋 诱 惑
121 | 刘万里 与君相知
125 | 吕啸天 黄杨木床
128 | 崔 立 青春是一首歌
131 | 申 弓 大雁听过我的歌
134 | 冠 豸 如果人生有橡皮擦
137 | 张治乾 天使泪
140 | 韦 名 蝴蝶妆
144 | 叶大春 削心术
146 | 何一飞 绝 鉴
149 | 双 木 狼的悲剧
152 | 张爱国 爬树的狮子
155 | 韦如辉 刘春天的春天

- | |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158 李 敏 | 撒娇的女人 | 205 安 子 | 人 狼 |
| 161 文 静 | 长腿的玫瑰 | 209 刘靖安 | 殉情的鹦鹉 |
| 163 刘正权 | 怎样做才比较文雅 | 213 徐成龙 | 六月六，晒红绿 |
| 166 刘向阳 | 车 震 | 216 刘万里 | 医疗事故 |
| 169 戴 希 | 将军的瓶子 | 220 徐均生 | 上帝寻找上帝 |
| 171 许 仙 | 麻醉师酒吧 | 223 余显斌 | 棋盘上的暗战 |
| 174 蒋 寒 | 享受局长待遇的小偷 | 225 蓝雪冰儿 | 丁 香 |
| 177 邢庆杰 | 出轨的代价 | 228 明 人 | 你抢了谁的女友 |
| 180 陈 勤 | 春天里 | 230 伍中正 | 雨 水 |
| 183 侯春燕 | 乡下无贼 | 234 刘建超 | 卫 士 |
| 187 蓝 月 | 神针杨三扎 | 237 范云英 | 九十三贼 |
| 191 童树梅 | 爱在枪林弹雨中 | 240 三 石 | 老实交代 |
| 195 夏一刀 | 敲 门 | 243 万 芊 | 蜂 匪 |
| 198 檀小鱼 | 跑过十七岁夏夜的狐狸 | 246 贾玲芳 | 1250万美元的阳光 |
| 201 方冠晴 | 终极绘画 | 249 欧阳明 | 事情没有想象的那么糟 |
| 203 吴帮国 | 盲人寻妻 | 253 许军芳 | 红卫衣 |

257 | 顾我则笑 保 姆

260 | 文 立 曹 操

264 | 饶建中 嗜 睡

267 | 牧徐徐 父 子

270 | 郭克秀 绣花荷包里的秘密

273 | 李 健 最后一曲

277 | 黄克庭 拥 抱

280 | 岳承贵 喜儿的夜遇

283 | 罗 强 狼的传说

286 | 燕垒生 树 痠

289 | 化 云 煎饼果子

292 | 昌松桥 你那点谋略

295 | 猫郎君 囚 禁

297 | 阳光麦子 梦想点燃满天星

301 | 赵乐天 开锁人

304 | 沈 妄 翼 形

307 | 曲育乐 沙漠惊变

311 | 游 睿 靓号手机

315 | 苏 平 还魂捡骨师

318 | 清 山 我妈妈不是傻子

321 | 曾祥伍 死亡信息公司

324 | 王秋声 肚子里的脚步声

326 | 叶轻驰 蛋 灵

329 | 曾凡洪 诡异的笑脸

333 | 黄荣才 理发匠

336 | 陈柳金 裸婚时代

339 | 万 芊 一块老玉

342 | 陈树茂 新鲜空气

酒 婆

冯骥才

酒馆也分三六九等。首善街那家小酒馆得算顶末尾的一等。不插幌子，不挂字号，屋里连座位也没有；柜台上不卖菜，单摆一缸酒。来喝酒的，都是扛活拉车卖苦力的底层人。有的手捏一块酱肠头，有的衣兜里装着一把五香花生，进门要上二三两，倚着墙角窗台独饮。逢到人挤人，便端着酒碗到门外边，靠树一站，把酒一点点倒进嘴里，那才叫过瘾解馋其乐无穷呢！

这酒馆只卖一种酒，是山芋干造的，价钱贱，酒味大。首善街养的猫从来不丢，跑迷了路，也会循着酒味找回来。这酒不讲余味，只讲冲劲，进嘴赛镗水，非得赶紧咽，不然烧烂了舌头嘴巴嗓子眼儿。可一落进肚里，跟手一股劲“腾”地蹿上来，直撞脑袋，晕晕乎乎，劲头很猛。好赛大年夜里放的那种炮仗“炮打灯”，点着一炸，红灯蹿天。这酒就叫做“炮打灯”。好酒应是温厚绵长，绝不上头。但穷汉子们挣一天命，筋酸骨乏，心里憋闷，不就为了花钱不多，马上来劲，晕头涨脑地洒脱洒脱放纵放纵吗？

要说最洒脱，还是数酒婆。天天下晌，这老婆子一准来到小酒馆，衣衫破烂，赛叫花子；头发乱，脸色暗，没人说清她嘛长相，更没人知道她姓嘛叫嘛，却都知道她是这小酒馆的头号酒鬼，尊称酒婆。她一进门，照例从怀里掏

出个四四方方小布包，打开布包，里头是个报纸包，报纸有时新有时旧；打开报纸包，又是个绵纸包，好赛里头包着一个翡翠别针；再打开这绵纸包，原来只是两角钱！她拿钱撂在柜台上，老板照例把多半碗“炮打灯”递过去，她接过酒碗，举手扬脖，碗底一翻，酒便直落肚中，好赛倒进酒桶。待这婆子两脚一出门坎，就赛在地上划天书了。

她一路东倒西歪向北去，走出一百多步远的地界，是个十字路口，车来车往，常常出事。您还甭为这婆子揪心，瞧她烂醉如泥，可每次将到路口，一准是“噎”地一下，醒过来了！竞赛常人一般，不带半点醉意，好端端地穿街而过。她天天这样，从无闪失。首善街上人家，最爱瞧酒婆这醉醺醺的几步扭——上摆下摇，左歪右斜，悠悠旋转乐陶陶，看似风摆荷叶一般；逢到雨天，雨点淋身，便赛一张慢慢旋动的大伞了……但是，为嘛酒婆一到路口就醉意全消呢？是因为“炮打灯”就这么一点劲头儿，还是酒婆有超人的能耐说醉就醉说醒就醒？

酒的诀窍，还是在酒缸里。老板人奸，往酒里掺水。酒鬼们对眼睛里的世界一片模糊，对肚子里的酒却一清二楚，但谁也不肯把这层纸捅破，喝美了也就算了。老板缺德，必得报应，人近六十，没儿没女，八成要绝后。可一日，老板娘爱酸爱辣，居然有喜了！老板给佛爷叩头时，动了良心，发誓今后老实做人，诚实卖酒，再不往酒里掺水掺假了。

就是这日，酒婆来到这家小酒馆，进门照例还是掏出包儿来，层层打开，花钱买酒，举手扬脖，把改假为真的“炮打灯”倒进肚里……真货就有真货色。这次酒婆还没出屋，人就转悠起来了。而且今儿她一路上摇晃得分外好看，上身左摇，下身右摇，愈转愈疾，初时赛风中的大鹏鸟，后来竞赛一个黑黑的大漩涡！首善街的人看得惊奇，也看得纳闷，不等多想，酒婆已到路口，竟然没有酒醒，破天荒头一遭转悠到大马路上，下边的惨事就甭提了……自此，酒婆在这条街上绝了迹。小酒馆里的人们却不时念叨起她来。说她才算真正够格的酒鬼。她喝酒不就菜，照例一饮而尽，不贪解馋，只求酒劲。在酒馆

既不多事，也无闲话，交钱喝酒，喝完就走，从来没赊过账。真正的酒鬼，都是自得其乐，不搅和别人。

老板听着，忽然想到，酒婆出事那日，不正是自己不往酒里掺假的那天吗？原来祸根竟在自己身上！他便别扭开了，心想这人间的道理真是说不清道不明了。到底骗人不对，还是诚实不对？不然为嘛几十年拿假酒骗人，却相安无事，都喝得挺美，可一旦认真起来反倒毁了？

乡村纪实

贾平凹



初春里还有些冷，能看见嘴里、鼻子里的热气，但天上一有了粉红色的云，就要下雨。雨不是直着下，而且也下不到地上，好像在半空里就燃烧了，只落着一层粉末，脸上脖子上能感觉到湿湿的，衣服却淋不透。

这时候带灯爱到镇街北坡上去挖野小蒜。冬天一过，野小蒜是出来最早的菜，尤其炒了调饭，味道特别尖，打老远都能闻到香气。带灯在山坡上挖野小蒜，似乎不是她在寻找野小蒜，而是野小蒜争先恐后地全到她的身边来，带灯很快就挖到了一大把。有人在坡沟里唱秦腔，扭头看去，是元家老五赶了一头猪走过。元老五隔三岔五要到北边山寨里去买猪，买了猪就吆回来。他吆猪是一手提了猪的尾巴，一手拿着树条子打猪的耳朵，猪不知道这是吆着去肉铺子杀它，而快乐地迈着碎步往前跑。带灯就在那里发笑。刚笑着，一层云从山道上像水一样地流过，镇长竟然走上来，欢喜地说，啊，你在这笑啥？

因为是同学，也因为年龄比自己还小，在镇政府大院里带灯是和镇长啥话都说的，她看着镇长满头大汗，脚上的皮鞋破旧得鞋头都翘了起来，也真给镇长笑了，说，是笑你哩，笑你又到碾子沟村看那个小寡妇了？镇长说，又听谁在嚼我舌根？带灯说，老实说，有没有那事？镇长说，在你眼里，我口就那么

粗呀！

带灯弯下腰再挖一棵野小蒜，说，你也换换你的鞋。又挖了一棵野小蒜。镇长不好意思地用草擦着鞋上的泥。樱镇上的女人弯下腰了屁股都是三角形，而带灯的屁股却是圆的。镇长禁不住用手去摸了一下，声音就抖抖的，说了一句，带灯。带灯怔住，立即站直了身，她没有回头看镇长，说，我是你姐！镇长说，啊姐，我，我想抱抱你……的衣服。带灯靠住了一棵树，树上一队蚂蚁整齐地往上爬。她说，今日咋就有这想法啦？镇长说，我其实一直有这想法。带灯说，瞧你那泥手，去洗洗。坡洼里有一眼泉，泉边落满了灰色的蝶，镇长一走进去，灰蝶就乱了。镇长洗手，水有些凉。带灯说，洗洗脸。

洗脸的时候，镇长打了个冷战。带灯就站在身后，说，你肯认我这个姐，姐给你说一句话，你如果年纪大了，仕途上没指望了，你想怎么胡来都行。你还年轻，好不容易是镇长了，若政治上还想进步，那你就管好你自己！

镇长在泉里洗了好久，甚至连头都洗了，起来嘿嘿地朝带灯笑，然后看天上雨，说，雨咋是这样的雨？

两人从山坡往下走，镇长走在前边，跺着脚让枯草中的蚂蚱乱蹦，并让露珠全湿在自己的裤管上了，然后才叫带灯走。他告诉带灯本来这几天镇政府要安排今年烟叶生产工作的，县上又来了文件，取消退耕还林补贴，再次实行坡地改修梯田，他就是到北边几个村寨查看那里的坡地的。带灯觉得疑惑，八年前要求退耕还林，一亩地补贴一百元钱，各村寨都有指标，一些村干部常到镇上领树苗卖了钱自己花，才使樱镇有了许多这方面的上访，好不容易地正规些了，却怎么政策又变了？

哥哥的心事

梁晓声



哥哥大我6岁，从21岁起，他一大半的岁月都是在精神病院里度过的。

那时候，父亲在四川当建筑工，每月工资只有64元，寄回家40元。

哥哥要考大学了。6月，父亲回来探亲，他忧郁地对哥哥说：“老大，我快干不动了，你弟弟妹妹又全都上学了，花销比以前大。我看，你别考大学了，高中毕业后就找工作吧！”

哥哥却说：“爸，我要考大学，将来考上大学，争取做到不用您给我寄钱。”

父亲火了，在他的压力下，哥哥被迫停止了高考复习，到菜市场去帮人卖菜。老师和同学都为他惋惜，他们认为，他是可以考上北大或清华的。

不久，父亲返回四川工作了。父亲走后，哥哥就病倒了，在家躺了三天。

同学来了，老师来了，甚至街道干部也来了，在众人的劝说下，他带病参加了高考。

哥哥最终考上了唐山铁道学院——他是为母亲考那所学院的。哈尔滨当年有不少苏联时期留下的漂亮的铁路员工房，母亲认为，只要哥哥以后成了铁路工程师，我家也会住上那种漂亮的房子。

父亲给家里写了一封有一半错字的信，以严厉得不能再严厉的词句责骂哥哥。就这样，哥哥带着对父亲、对家庭、对弟弟妹妹的深深愧疚，踏上了开往唐山的列车。

哥哥第一个假期没回家，来信说要留在学校勤工俭学；第二个假期也没回家，说是为了等到父亲也有了假期，与父亲同时回家。实际上，他是因为没钱买车票才回不了家。

大学的第二个学年开始不久，家里突然收到一封学校发来的电报：“梁绍先患精神病，近日将由老师护送回家。”

母亲一下子呆住了，手拿那封电报，一直坐到了天明。

哥哥回来后，全家人都变得神经衰弱了，因为他不分白天黑夜，终日喃喃自语。夜深人静时，那种喃喃自语对家人来说不啻是一种刑罚。

弟弟妹妹们临睡前都用棉团堵住耳朵，母亲开始服安眠药，我也开始服安眠药。

“上山下乡”运动开始了，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——每月能挣40多元啊！这样，家里就能给哥哥交住院费了，母亲和弟弟妹妹们也能获救。

有一年我回家探亲，发现家里的窗上安装了铁条，玻璃所剩无几；镜子、相框，甚至暖壶，易碎的东西一件都没有了；菜刀、剪刀都锁在箱子里。母亲的额上有了一处疤，很深。问及原因，母亲说：“是被门框撞的。”

四弟和小妹谈起哥哥时，脸色都变了。四弟说，哥哥已不是从前那种“文疯”的情况了。那一刻，我内心对哥哥产生了憎恨。我认为哥哥已经不是哥哥，而是魔鬼的化身。那次探亲假期里，我一次也没去看他。

次年，我成了复旦大学的“工农兵学员”，毕业后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。我把替哥哥付医药费的义务承担了下来，为了能够长期承担下去，我曾打算将独身主义进行到底。

母亲临终前，我坐在病床边握着母亲的手，问母亲还有什么话要嘱咐。

母亲眼角淌下泪，说：“我真希望你哥跟我一块死，那样他就不会拖累你

了……”我心里大恸，俯身对母亲耳语：“妈，你放心，我一定照顾好哥哥，绝不会让他永远住在精神病院里。”当天午夜，母亲走了。

办完母亲丧事的第二天，我住进一家宾馆，让四弟将哥哥从精神病院接回来。哥哥一见我，高兴得像孩子似的：“二弟，我好想你。”

算来，我竟二十多年没见过哥哥了，他却一眼就认出了我！我不禁抱住他，一时泪如泉涌，心里连说：“哥哥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！我一定尽快将你接到北京去！”

一返回北京，我立即在北京郊区买了房子，简易装修，添置家具。半年后，我将哥哥接到了北京。

哥哥在北京先后住过几家精神病院，有私立的，也有公立的。现在住的这所医院，条件很好，每月费用4000元左右。

前几天，我去医院看他。天气晴好，我俩坐在院子里的长椅上，我一边看着他喝酸奶，一边和他聊天：“哥，你当年为什么非上大学不可？”哥哥说：“那是一个童话。妈妈认为只有那样，才能更好地改变咱们家的穷日子。妈妈编那个童话，我努力实现那个童话。当年我曾下过决心，不看着几个弟弟妹妹成家立业，我绝不结婚。可惜，我没完成这个任务，我让爸爸妈妈和你们失望了……”原来，哥哥也有过和我一样的想法！自从他病了，这么多年来，第一次说了那么长的话。我心一疼，黯然无语。

哥哥起身将酸奶盒扔入垃圾桶，坐下后，问我：“你跟我说的那件事，也是童话吧？”“什么事？”“就是……你保证过的，退休了要把我接出去，和我一起生活，你忘了吧？”想来，那个保证已是六七年前的事了，不料哥哥始终记着，显然也一直在盼着。

其实，我晚年的打算不曾改变——更老的我，与老态龙钟的哥哥相伴着走向人生的终点。在我看来，那样倒也别有一种圆满的滋味在心头。

爱情是缘，友情是缘，亲情更是缘，无论怎样，皆当润砾成珠。

那盏叫父亲的灯

迟子建

父亲在世时，每逢过年我就会得到一盏灯。

那不是寻常的灯。从门外的雪地上捡回一个罐头瓶，然后将一瓢开水倒进瓶里，啪的一声，瓶底均匀地落下来，灯罩便诞生了，再用废棉花将它擦得亮亮的。灯的底座是木制的，有花纹，从底座中心钉透一颗钉子，把半截红烛固定在上面，待到夜幕降临时，点燃蜡烛，再小心翼翼地落下灯罩。我提着这盏灯，觉得自己风光无限。

父亲给我做这盏灯总要花上很多工夫。就说做灯罩，总要捡回五六个瓶子才能做成一个。尽管如此，除夕夜父亲总能让我提上一盏称心如意的灯。没有月亮的除夕夜，这盏灯就是月亮了。我提着灯，怀揣一盒火柴东家走西家串，每到一家都将灯吹灭，听人家夸几句这灯有多好，然后再心满意足地点燃蜡烛去另一家。每每转回到家里时，蜡烛烧得只剩下一汪油了。那时父亲会笑吟吟地问：“把那些光全折腾没了吧？”

“全给丢在路上了。”我说，“剩下最亮的光赶紧提回家来了。”“还真顾家啊。”父亲笑着说，便去看那汪蜡烛油上斜着的一束蓬勃芬芳的光。

父亲说过年要里里外外都是光明的，所以不仅我手中有灯，院子里也是有

灯的。高高挂起的是红灯，灯笼穗长长的，风一吹，刷刷响。低处的是冰灯，放在大门口的木墩上。无论是高出屋脊的红灯，还是安闲地坐在低处的冰灯，都让人觉得温暖。但不管它们多么动人，也不如父亲送给我的灯美丽。因为有了年，就觉得日子是有盼头的；因为有了父亲，年也就显得有声有色；而如果再有了父亲送我的灯，年则妖娆迷人了。

我一年年地长大了，父亲不再送灯给我，我已经不是那个提着灯串来串去的小孩子了。我开始在灯下想心事。但每逢除夕，院子里照例要在高处挂起红灯，在低处摆上冰灯。

然而，父亲没能走到老年就去世了。父亲去世的当年我们没有点灯，别人家的院子里灯火辉煌，我们家却黑漆漆的。我坐在暗处想：点灯的时候父亲还不回来，看来他是迷路了。我多想提着父亲送我的灯到路上接他回来啊。爸爸，回家的路这么难找吗？从此之后，虽然照例要过年，但是我再也没有提着灯的福气了。

一进腊月，家里就忙年了。姐姐会来信说年忙到什么地步了，比如说被子拆洗完了，年馍蒸完了，各种吃食也准备得差不多了，然后催我早点儿回家过年。所以，不管我身在哈尔滨、西安，还是北京，总是千里迢迢地冒着严寒往家奔，当然今年也不例外。腊月廿六我赶回家中，母亲知道这个日子我会回去的，因为腊月廿七那天，我们姐弟要“请”父亲回家过年。

我们去看父亲了。给他献过烟和酒，又烧了些纸钱，已经成家立业的弟弟叩头对父亲说：“爸爸，我有自己的家了，今年过去年去儿子家吧，我家住在……”弟弟把他家的住址门牌号重复了几遍，怕父亲记不住。我又补充说：“离综合商场很近。”父亲生前喜欢到综合商场买皮蛋来下酒，那地方想必他是不会忘的。

父亲的房子上落着雪，有时从树林深处传来几声鸟鸣。我们一边召唤着父亲回家过年，一边离开墓地。因为母亲住在姐姐家，所以我们都到这儿来了。姐姐的孩子小虎刚过周岁，已经会走路了。一进门母亲就抱着小虎从里屋出来